



1921年—2021年

胡荣卿 开办沧州第一家妇孺医院

于龙华 齐斐斐

近两年，随着对沧州博施医院研究的不断深入，博施文化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这座百年医院彰显着沧州卫生事业的基础与发展，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一个个医学先辈的事迹为人们所称颂。

近期《博施文化》公众平台上，胡荣卿的名字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她是沧州现代最早开创“新法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在沧州开创了第一家妇孺医院，是沧州医学妇产科的鼻祖。今天，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讲一下胡荣卿的故事。

在沧州最早开创“新法接生”

1927年，博施医院护士长克里斯琴森在她年度工作报告中写到：“在中国，熟练的助产师是目前最急需的人员之一，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护士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中国农村的助产师非常可怕，她的接生工具就是一团麻线，一片不干净的布，一个铁钩子和一把剪刀。看到她们的接生你会吓得浑身颤抖……”虽然她写得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时代，孕妇生产的确同过“鬼门关”。

1928年，博施医院成为“中国护理学会的注册护士培训单位”。在博施医院工作的“护士”们，完成4年的学习后，有资格参加考试并获得该学会颁发的官方证明，因此她们获得毕业证书后能够到处就业。

1929年3月20日，在博施医院门诊举办了一个小型毕业典礼，7名护士获得了护士资格证书，其中就有在博施已经工作一年的胡荣卿。她是山东武城县人，毕业于德州美国公理会“卫氏博济医院”附设护校。这所护校教学质量较高，在中华护校全国会考时，她的成绩多次名列前茅。

1930年春天，当时博施医院院长

风箱呼哒 留住烟火气

齐斐斐 赵华英

在过去的乡村，不管是在晨曦微露的清晨，或是在阳光灿烂的中午，还是在彩霞满天的黄昏，每当到了炊烟袅袅的做饭时间，家家户户就响起了“呼哒、呼哒”的风箱声。这节奏明快、韵味悠长的乡音和着锅台飘起的饭香，奏响了令人陶醉的乡村大合唱。

风箱，在北方农村最普通不过的东西，承载了多少人的烟火记忆。一个世纪以来，风箱是家家户户做饭的必备装备。那么风箱是怎么做出来，又是怎样来到了千家万户的灶台旁呢？早在清代中晚期，河间的龙华店和周边各大集市庙会就有专门经销风箱的贸易场所，因此逐渐形成了以闫辛庄为中心的风箱制造之乡。

闫辛庄做风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迄今已有600多年了。村里做

莱特开办了博施医院“城内诊所”。每周，医院都会派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在城内诊所工作3天。为了给病人看病，他们需要从博施医院渡过大运河到达沧州城里。虽然开始的时候这个诊所很小，但它却被寄予厚望，因为它是未来的“妇女和儿童诊所”。

在沧州城里开设这样一个“产前和公共健康诊所”，需要提前选派专门的人员负责这项工作：首先要在助产方面进行特殊培训，到时还能够出诊到病人家里实施医疗救助，并亲自实施接生。在博施医院女病房工作的胡荣卿非常愿意接受也适合这份工作，因此，博施医院出资派胡荣卿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特殊培训。1932年2月底，胡荣卿返回博施医院，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城内门诊”在胡荣卿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发展，只要来的人她都予以专业帮助，她一有时间也会应邀出诊。尽管她总是在深夜里被从睡梦中叫起来“出急诊”，但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人们未见过她因为着急而不礼貌。涉及家庭的问题、孕产问题，人们都会寻求她的建议和指导。

城内门诊的妇女和儿童就医人数快速增长，仅一年时间，胡荣卿就为88例产妇接生，送博施医院11例。许多妇女的二胎生产也都去找她。胡荣卿的医术已经超越了那些年长的接生婆，她采用最新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她的努力下，孕产妇的死亡率极大降低，婴儿的成活率显著提高。

“七七事变”后，日寇迅速占领北平和天津，沧州从1937年9月开始，被日军侵占达8年之久。最初，博施医院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院内乐善园小学解散了，周围老百姓常常躲到博施医院避难，防止日本鬼子飞机炸弹轰炸。为避免危险，在衡水肖张和沧州博施工作的英国人全部撤到北戴河躲避，只有中国员工在医院留守，医院实际处于“关门”状态。随后几年，在医院工作的中国员工也相继离开、自谋生活。

1939年，在博施医院工作10多年的胡荣卿也离开了，她在沧州城里的李家花园开设了沧州第一家妇孺诊所。

沧镇联合医院 胡荣卿的新去向

1997年版的《沧州市卫生志》上有这么一段记载：1939年9月，胡荣卿在李家花园开办了助产诊所，推广新法接生，开展妇女保健。1958年诊所归入沧镇联合医院。

“沧镇联合医院”在哪儿？是现在的沧州哪家医院？

首先要理清沧镇联合医院的演变历史：1950年，老中医冯襄亭等8人在江岔子（现解放桥东北侧）成立沧镇第一联合诊所。1952年，钱芝等

4人在南门里成立沧镇第二联合诊所。1956年，孙英等人成立沧镇第三联合诊所，地址在钱铺街。随后，其他联合诊所陆续成立，至1957年沧镇共成立联合诊所9个。1958年8月，沧镇9个联合诊所组成沧镇联合医院，院部设在原沧镇第三联合诊所，同时租用沧镇税务局40余间公房建立病房，1960年改为沧县城关人民公社卫生院。1961年6月，沧县城关人民公社卫生院撤销，部分人员分出，分别成立了河西公社卫生院、小赵庄公社卫生院、南陈屯公社卫生院、小王庄公社卫生院。同年7月1日，在原沧县城关人民公社卫生院旧址，又租赁旧房40余间，由沧县医院划分过来的11名医护人员，与原沧县城关公社卫生院部分留用人员组建沧州市人民医院。通过分析沧镇联合医院的历史变迁，研究者们推测胡荣卿最终的工作地点一定是在沧州市人民医院。

同事记忆中的胡荣卿

为进一步确认，博施文化的研究者们又找到沧州图书馆的刘淑珍，通过她联系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医院管理研究室主任、市医院院志执行主编李建英，李建英在市医院儿科工作24年。几经辗转，李建英通过寻访退休的老职工，终于联系到沧州市医院妇产科退休大夫张文英。

据83岁的张文英讲述，她与胡荣卿当年是同事，她对胡荣卿非常了解，市医院建院时，她们一起并入医院妇产科工作，胡荣卿任主任。

张文英还说起，她听母亲讲，1939年，张文英就是由胡荣卿到家里来接生的。张文英初中毕业后到沧县城关卫生院上班，医院派她到沧镇联合医院拜胡荣卿为师学习接生，那时都是到产妇家里接生的，张文英学到了一身好手艺。后来她和胡荣卿一起到刚成立的沧州市人民医院工作，成为同事。大家对胡荣卿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十分钦佩，她与同期的几位医生创建了沧州妇产科，为沧州市医院妇产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也为市医院妇产科在沧州赢得了良好口碑。

退休后的胡荣卿去了天津，与在天津音乐学院工作的侄女一起生活。1984年因心梗去世。

张文英老人的回忆与《沧州市卫



胡荣卿



前排左一为护士胡荣卿

生志》对胡荣卿的介绍基本上一致：胡荣卿在沧州市人民医院成立后，任妇产科主任。她积极宣传新法接生对母婴的益处。为使产妇减少痛苦，对技术精益求精，高、低位产钳应用娴熟，尤其对一些难产孕妇，昼夜守候，施展其技，尽量使其免受剖腹开刀之苦，致使新法接生很快得到广大群众认可，减少了婴儿破伤风的发病率，受到沧州人民的赞誉，城乡均负盛名。

胡荣卿技术超群，为人谦和，工作认真，作风严谨。有一产妇胎位不正，连续几日无法分娩，决定剖腹。产妇家属闻听，携产妇转院，求医于胡荣卿，经她正胎，很快分娩。此类事情不胜枚举。

胡荣卿生前曾当选河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沧州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她终身致力于妇幼保健工作及妇科疾病的治疗，发展培养妇产科人才，言传身教，倾其所能，为沧州妇幼保健和妇产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外，据张文英老人讲，胡荣卿和当时的“万婴之母”林巧稚是同学或曾是同事。胡荣卿在沧州市医院工作时，经常与林巧稚联系，探讨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并得到林巧稚的技术指导。

接下来的故事还待进一步挖掘……



柴、豆草、麦糠、秫秸……风箱巧妙地掌握着火候，使人们的一日三餐变得有滋有味。

2009年，河间闫氏风箱制作技艺被列入河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随着社会变迁，备受当年庄户人青睐的风箱闲置下来了，作为一种文化被保护传承起来。看着一个个被油得锃亮的大小风箱，闫国栋说，希望风箱文化能传承下去，留住这浓浓的烟火气。

把百姓的幸福扛在肩上

——忆东光县共产党员杨长善

赵宝岭 杨静然

他对党忠诚、无私奉献，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不断探索农业发展的致富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名字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中。他，就是杨长善。

杨长善，东光县龙王李镇纱杨贵村人。曾任本村生产队会计、民兵连长、村党支部书记，后任东光镇副镇长、东光县物价局局长等职……2020年5月4日病逝，享年76岁。

很多人说，杨长善身上，有焦裕禄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还有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曾是县里的“民兵英雄”

1945年6月12日，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纱杨贵村杨家降生了一名男婴。父亲高兴不已，盼着儿子快快长大，除恶扬善，因此取名杨长善。

杨长善出生在战乱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成长。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过上安稳的生活。

学校放假，他白天到互助组干农活，砍草喂牲畜、放羊，晚上在油灯下学习。

三年困难时期，杨长善为了家庭生活选择了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

年仅15岁的杨长善在同龄人中身材不是很高，但干起活来总是冲在前面，拔麦子、打棉花柴、修沟挖河……脏活累活抢着干，加上他有文化，很快被提拔为记工员、小队会计。

1965年1月，经纱杨贵村党支部推荐，由公社武装部考查，杨长善担任大队民兵连长。

冬季是民兵训练的繁忙季节，杨长善参照部队的训练大纲和要求，进行民兵整组和各项训练。劳动间隙，他和大家一起训练，单手练托把，木枪练刺杀，练擒敌拳，带领的民兵个个英勇无比。公社组织民兵大比武，纱杨贵民兵连各项比武都遥遥领先，多年蝉联全县优秀民兵连队，杨长善也被县人民武装部授予“民兵英雄”称号。

把盐碱地改造成丰产田

纱杨贵村西有300多亩盐碱地，早年一片白花花，沥涝满地是蛤蟆。1965年春天，东光县委组织全县干部进行小麦春灌大联查，到了先进村纱杨贵村，看到盐碱地上寸草不生，县委领导着了急。

一向积极上进的杨长善坐不住了，主动请缨，希望能改造盐碱地。

他把300亩盐碱地划分成12个方字形，碱土刮起来推走，在方田周围挖出宽一米、深一米的深沟，把挖出的好土垫在田里，采取灌溉压碱、深沟排水的办法，把盐碱地变成旱能浇、涝能排的台田。碱土通过猪屎牛粪变成有机肥。

3个月后，300亩盐地彻底改造成了丰产田，每年为全村增产粮食4.8万多公斤。从此，纱杨贵村再没吃过国家的救济粮。

纱杨贵村的事迹在全县传播开来，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在县礼堂，杨长善介绍纱杨贵村的经验，他说，自己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学习，将理论联系实际。20分钟的发言，曾5次激起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带领村民兴文化搞副业

纱杨贵地处东光县城东南25公里，农民到城里看戏很不方便。早在1948年，村里就办过京剧团、椰子团，聘请老艺人教大家学戏，为的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激发人民群众打粮食支援前线的斗志。

传承到杨长善这里，他又想出了新主意。1968年，他以

民兵连为骨干，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在青年民兵中挑选文艺演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从舞蹈、相声、快板，到学唱现代戏，宣传队样样精通。演员们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加班排练，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呈现在村民面前。

后来，文艺宣传队远近闻名，还到附近村去演出。寒冬的晚上演到夜里11点，戏不散观众不离场。

宣传队火了，纱杨贵村也随之火了起来。村里人进城办事，走亲访友，只要提起纱杨贵村，人人都对宣传队赞不绝口。纱杨贵也成了东光县的一张名片，连集市卖鞭炮的都打出纱杨贵的招牌，同样的农副产品，只要说是纱杨贵的，人们都争着买。这就是杨长善引发的“文化效应”，全村人都受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纱杨贵村，农业仍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粮食产量低。当时的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分配给社员。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尽管农民都不富裕，但各村都抢先交爱国粮、爱国棉，纱杨贵村也总是抢在前面。杨长善在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大会上提出构想：以工补农、大办副业，发挥本村巧手能人作用，农业、副业两手抓，最终富国强民。

杨长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有的说红荆条可以编筐、编粪篓；有的说棉籽可以榨油，剩余的棉籽皮可以作为牲畜饲料；有的妇女说用麦秸秆搞草编，俺们妇女都能干，给外贸公司加工就能挣钱……当年，全村弹花榨油、鞭炮、草编、荆条筐四项副业增加集体收入17万元，反哺农业打井办电，农业也取得大丰收。

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1967年10月，沧州军分区在全区评选代表，参加河北省军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评选范围是优秀现役军人和民兵先进分子，全区26个名额，分配给东光县1个。经过基层评选，武装部政治审查和层层评比，时任纱杨贵村大队民兵连长的杨长善最终获选。

11月13日，他同1300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他终生难忘的时刻。

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沉浸在荣誉中，而是很快又投入到了村里的工作。

杨长善先后任龙王李公社、后店公社党委副书记，东光镇副镇长，燕台乡党委书记，县物价局局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坚定地跟党走，听党的话，工作扎扎实实。杨长善说：“共产党员只要心中的红旗不倒，再大的事都不叫困难。”

2005年6月，杨长善退休了，他把子女们叫到一起吃了顿饭，说：“我这一生是党培养的平台，我始终感恩党恩，如今我老了，你们遵纪守法，别给党抹黑的事情，就是对我最大的孝。”儿女们也以父亲为榜样，凭着自己的能力，在普通的岗位绽放光彩。

